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六回 怡紅子泣黛感殘春 滴翠亭訴鵲傳密信

話說鳳姐與王夫人伺候了賈母的飯出來，平兒早在廊簷下站了好一會，便跟著鳳姐出了院門，王夫人自回房去。平兒回道：「瀟湘館的帳幔鋪墊，連那些陳設古玩，一籠腦兒收拾起來。史大姑娘搬到邢姑娘房裡去住了。奶奶吩咐的話，裡裡外外都已知道，再沒有人在他跟前走漏一半句話的了。」鳳姐歎口氣道：「我也是白操心，你可聽見老太太的話，還不是委曲死了人再沒處去訴冤？」平兒道：「老太太的話，也不過今兒兒林姑娘走了，心裡自然不耐煩，過了幾天，也就沒有什麼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不是這句話。裡頭說的寶玉在園子裡見了襲人，便認做林姑娘，講了好半天的私語。又是什麼『為著不放心，都弄的一身病出來』這不是襲人親口告訴太太的話，我那裡知道他們這些鉤兒麻藤呢。」平兒道：「不是昨兒我和奶奶說過這話，林姑娘這個人真是奇怪，瞧他今兒走的光景，怨不得老太太見了，想起頭裡這些話要不舒服呢。」鳳姐道：「這也叫人家想不到的事，我那能未卜先知。」一路說話，回到自己屋裡。平兒道：「奶奶一早起來也沒吃過一點東西，叫他們擺飯罷。」鳳姐道：「可不是嗎，戴了石白子提猴兒戲，我是費力不討好。鬧了一早上，這會兒覺著肚子裡有些饑呢。」平兒忙叫傳飯，鳳姐又打發小紅去看寶玉，回來說：「這會兒也在那裡吃飯，就要到園子裡去呢。」鳳姐叫平兒道：「你在這裡吃了一點子，同我到園子裡去走一趟。如今可由他去罷。就是別叫我太太得知，保不定又要生氣發惱呢。」當下鳳姐用過飯，帶著平兒正要往寶玉屋裡去，聽說寶玉已到園子裡去了，鳳姐連忙趕上。寶玉才進瀟湘館，襲人先已吩咐廚房裡把祭禮抬來，擺設齊整。寶玉走進屋內，舉目四睜，止不住淚珠撲簌簌滴下來，便問：「林姑娘棺停何處？」鳳姐趕忙上前道：「林妹妹的靈柩，打發人同紫鵲送回南邊去了。」寶玉歎道：「林妹妹生前是愛住這屋子的，也該多停幾時，到月朗風清時候，他自然還要出來賞玩院子裡這幾竿竹子。怎麼急巴巴的送他回去？連紫鵲也走了。總恨我這一場病誤了事，生不能見其死，死不得見其棺。」說著，上香灑酒。襲人忙把拜墊鋪好，寶玉雙膝跪下，不等拜完，放聲大哭，淚湧如泉，幾乎暈去。襲人等在旁百般勸慰，勉強節哀忍痛起身，將祭文焚化爐內。又親自走出院內，在假山石邊燒化紙錢，那火光衝起，竹枝上的雀兒，飛鳴旋繞，起而復下。寶玉道：「這些雀兒，想也因林妹妹成仙去了，找尋故主不見，其鳴也哀，大有感舊之意，何況於人！」說罷，呆呆的看了一會，蹙身往裡走，到黛玉臥室內坐下，見炕帳門簾鋪陳等物收拾一空。黛玉平日所坐這把圈椅還照常安設，寶玉就在椅上坐下，回首茜紗窗上竹影迷離，宛然如舊，而室在人亡，不勝今昔之感。無奈襲人等再三催促，只得起身，一步挨一步的出了瀟湘館。襲人等跟著也不敢引往別處，仍由原路而回。只見落紅已盡，葉滿枝頭。寶玉仰天歎息道：「可憐一歲春光，又在病中過去。記得林妹妹《葬花詩》裡的『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』。奈紅顏未老，霎時粉碎香銷，不想識語即應於此日。落花不知有林妹妹，林妹妹亦不知有落花了。然昔年落花而葬花者，尚有林妹妹；今林妹妹死了，連棺木也不得一見。是落花為林妹妹知己，我待林妹妹，反不如林妹妹之惜落花，豈不痛哉！」

「寶玉唧唧噥噥，襲人在旁只是好笑，不敢做聲。一時出了大觀園，襲人等因賈母叮囑在前，命寶玉不必過去請安，此刻才祭了黛玉回來，餘怯未盡，不便引寶玉到賈母處，一徑同他回到自己屋裡。鳳姐自與寶釵敘談。

寶玉因剛才進園觸景傷春，想起黛玉的《葬花歌》，與襲人索取紙筆研墨，寫道：

燈殘吟罷想伊人，令我如癡問宿因。
恨到無言花入夢，儼然花裡夢中身。
獨立珊珊映繡衣，定睛還認是耶非？
憐卿命為紅顏薄，一片悲心付落菲。
流年如水美如花，遲誤青春恨已賒。
寄語鵲兒須細揀，休教連理惹人嗟。
人自娉婷花自芳，惜花偏其是紅妝。
癡情吟到春殘句，埋塚花魂也斷腸。
香滿花朝浴水盆，知卿花與是同根。
他年豔骨囊收拾，樹樹濺紅滴淚痕。
香雲稽首問天街，毓秀如何黛復釵？
手鏡自憐消瘦甚，芳心已共落紅埋。
花謝花開十二時，晴雯偃蹇已如斯。
香消此日誰人惜？惟有蓉神尚鑿之。
香歸紅了人情鍾，步轉瀟湘拭淚容。
偏是綠衣知解語，隔簾頻喚葬花儂。

寶玉接連吟了八絕，還在吟哦構想。襲人過來把筆硯端開道：「才到園子裡去走了一趟回來，也該躺著養養神，盡是鬧這些什麼呢！我拿去給二奶奶瞧瞧。」寶玉被襲人一語提醒，恐被寶釵走來看見，連忙取過自去藏了，便和衣倒在炕上不提。

再說寶玉先往瀟湘館祭奠黛玉之時，岫煙、惜春在賈母屋裡看抹了一會牌，隨後廝跟著走了。二人進了園門，行至沁芳橋分路。岫煙一個人走過瀟湘館門外，只聽得裡頭熱鬧，止步細聽。見一個老婆子出來，岫煙問其緣故。那老婆子瞧著沒有別人，便和岫煙悄悄說道：「我告訴姑娘一件事，心裡我們都不得明白，今兒才知道底細。原來林姑娘病死後回了過來，見瞞著寶二爺的。姑娘你評評有這個道理嗎？一個人的死活，可得混說得的？林姑娘年紀輕輕，活咒他死了，也不知上頭誰出的主意？老太太那麼個疼林姑娘，倒這樣委曲他，老太太知道肯依嗎？姑娘你聽聽，這就是寶二爺的聲音，在裡頭哭林姑娘，那麼傷心呢！我和姑娘說了這話，再別到上頭提起，叫我們落不是。」岫煙聽了，心中大以為不然，呆了半晌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再不告訴人家就是。」說著，一徑自回紫菱洲。少停，賈母處牌局散了，湘雲同迎春回來。湘雲一進屋門，先叫一聲邢大姊姊，道：「你看，天下竟有這樣竟想不到的事！頭裡紫鵲不過和二哥哥白說句玩話，鬧的連林之孝家的要打出去。今兒林姊姊當真回家了，我聽說二哥哥的病已經好了，怎麼躲的影兒也沒見？前後炎涼，判如火水，難得顰兒竟像不理會似的，反說要去辭別他。這兩個人行事古怪，倒是一個樣兒的。熱起來，比太上老君煉丹爐還炎，冷起來，如同水晶宮裡的冰塊還涼。」邢岫煙笑道：「我今兒聽見一件事，你知道了越發要生氣。」湘雲問道：「你又聽見什麼？」岫煙道：「頭裡上頭囑咐叫人家別在寶玉跟前提起林姑娘，我只道是為寶兄弟聽見『林妹妹』三個字，怕勾起他的舊病來，今兒才知道，大家都哄著他林姑娘已經死的了，可是奇不奇？」湘雲不信道：

「是那裡的話？」岫煙道：「剛才我從瀟湘館門首走過，寶兄弟正在裡頭哭林妹妹呢。」湘雲道：「原來有這些緣故，怪道今兒二哥哥還沒有出來，還阻止林姊姊不叫去辭行呢。這個主意，也再沒有第二個人盤算出來的。我想林姊姊家裡倘或沒有打發人來接他，到底把這一個人藏放那裡去，真個把他硬裝在棺材裡頭不成？這算心機也使盡的了，就是太苦了顰兒。偏偏知道得遲了，倘早上知道這件事，定要和林姊姊說明，別叫他錯怪了人。」

這裡正在說話，不料探春來找湘雲，被他聽見了，笑著嚷進來道：「錯怪了人怎麼樣？正要他錯怪了人才好呢。」於是大家一笑，讓坐。探春向湘雲道：「這件事你告訴了林姊姊，斬釘截鐵之後，又藕斷絲連起來，到底要替他想條出路，叫他怎麼樣呢？他們這樣辦雖然心狠手辣，好比砒霜、巴豆殺人之藥，只要投得對症，亦可救人。我知道你這張嘴是快的，將來見了寶哥哥切不可吐露一半句話。明明一座火燄山已借鐵扇撲滅的了，經不得再去一挑，勢必復燃，又將何法救之？」岫煙道：「史大妹妹，你聽三妹

妹的話不錯。翻騰出來，要落多少人抱怨？」探春道：「落抱怨沒要緊，破釜難以瓦全，公憤每多債事，你細去想罷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口氣怕按不住，我也再不到這裡來了。」岫煙、迎春聽了都笑起來。少表紫菱洲眾人議論，再講黛玉那日出了榮府，順便過邢夫人處，並到東府裡辭了行，坐車至水路換船，一路行程迅速。

到了家裡和他孀娘相見，自有一番敘話。又叫丫環引少爺來見了姑娘。黛玉把他兄弟撫摩一會，心甚歡喜。

當下揀了一坐院落，院內也有太湖石、金魚池，點綴精雅。

間植幾種翠竹、幾株桃杏，濃蔭軒窗，兩邊超手游廊，欄杆曲折似有瀟湘光景。一進內室，見房屋精潔，鋪設整齊。朱漆架上擺著幾盆素心建蘭，幽香滿座。樓上三間，黛玉在西首一間內做了臥房，命將書籍一切擺在中間，以為坐落之處，留出東首一間，供奉大士畫像。對面兩座廂樓，安頓了老媽子、丫頭，並放置箱籠等物。逐一部署停當，那邊又打發人過來，另立小廚房起火，便於呼應。榮府來的家人因南邊有應辦事件，同他媳婦暫且稟辭走了。留下兩個老媽子和黛玉的乳娘李媽，就在院內廊房安歇。

黛玉孀母常過黛玉這裡閒話，深服黛玉心地明白，才幹宏通，自是閩秀中出色之人。是時，因有粵東任內帶來的賑濟抄冊，恐接手藩司挑剔糾纏，偶與黛玉談及此事，黛玉便叫把底冊一齊搬過，細細核算，並無錯舛。不久果有公文到來咨查，即便開具簡明清析，命管事家人具呈，由江都縣詳轉咨覆完結。

以是越顯黛玉長才卓識，凡有家務大事，無不與商。

黛玉回家後，經歷一切，並安葬林公夫婦，非無可記之處。

因黛玉這一個人，原是書中之主，如今離了大觀園，與寶玉諸人隔絕，卻又似主中之賓，所事皆非前書關鍵。若逐一鋪敘，未免寫成兩概，似無趣味，不如一概刪除，俟到門榭合縫，峰回路轉之時再為接敘，以省筆墨。

且講賈母自黛玉去後，雖不免心中牽掛，細想事已如此，留在此間有許多關礙，不如走的乾淨。又見寶玉早晚過去請安，起居飲食如常，心中歡喜。鳳姐更以黛玉回家，一刀兩斷，陳平妙計已得收功，可以在王夫人面前掙個滿臉。

一日，正在自己屋裡與平兒兩個開了箱子打東西，賈璉不知在那裡喝了酒，大醉回來，趑趄著腳步走進屋門，一屁股歪在椅子上。平兒聽見，因手內不空，小紅又支開他去了，不在跟前，就叫小丫頭去倒茶。那小丫頭托茶盤進來，被門簾一帶，幾乎把茶碗打翻。平兒看見連忙出空手來，去接了茶碗，送在賈璉面前。賈璉豹著兩眼嚷道：「如今這班人，一個個都吃飯不管事的了。只怕過幾天，連端茶遞水都要自己動手的日子還有呢。」一頭說話，吃了幾口茶，賭氣把碗摔在桌子上自去睡了。鳳姐聽了賈璉的話，便把箱蓋關上，東西也不找了，叫平兒進去說道：「這又是那裡來的這一股子邪氣？不知在什麼地方灌了一泡子黃湯，家裡來打悶葫蘆，這個日子還過得嗎？」

平兒聽了也不敢言語。

到了明日起來，賈璉酒醒。把上一天的事竟全數兒忘了，反喜皮笑臉的向鳳姐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，不知你依不依？」鳳姐道：「二爺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說。」賈璉又陪笑道：「林妹妹回了家，聽說紫鵑沒有跟去，橫豎白閒著，我看屋子裡的人也不夠使，你去回太太一聲，何不把他叫到這裡來呢？」

「鳳姐冷笑道：「原來為這句話，所以昨兒來裝下馬威壓派我們的。這有什麼要緊，也不犯先發這一肚子氣。紫鵑本不是林妹妹家帶來的人，林妹妹回去了，他現在沒有主兒。二爺要叫他過來，並不是一件難事，就聽見他病著，過幾天他病好了，我去回太太一聲，諒來紫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」賈璉聽了甚是感激鳳姐，難得他那麼大方起來。停了一會，吃過早飯自出外去了。」

接著林之孝家的進來回話。鳳姐吩咐了他幾件事，又問道：

「林姑娘走了，那屋子裡上夜的老婆子們還在不在？」林家的道：「正要回奶奶這句話，他們都是經由那一帶歇息的，因是左近沒有可住的屋子，還照舊在那廂房裡歇著。他們倒來請過示，奶奶叫他們怎樣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屋子盡閒著，就叫他們住在那裡看看門戶也使得，只吩咐他別熬夜賭錢、吃酒。」說著，使問：「紫鵑還在那裡住嗎？」林家的答道：「就是林姑娘走的時候，搬到大奶奶屋裡去住了。」鳳姐道：「紫鵑家裡可還有他老子娘沒有？」林家的道：「他老子娘都已死過的了，只有他一家子的叔子、孀娘都在京裡。」鳳姐道：「紫鵑本來是老太太屋裡的人，伺候了林姑娘這幾年，如今退回去，倒叫老太太見鞍思馬，難免傷心。過一兩天，你叫他孀娘進園子裡來，一徑到大奶奶那裡領了他出去，任憑他叔子去許人家。我見了大奶奶再提這話就是了。」林家的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便起身走了。

這裡鳳姐笑著和平兒說道：「你瞧二爺這個人，真是夾著碗裡瞧著鍋裡的，心思單單在這上頭，紫鵑沒有跟林姑娘走，偏他察聽得這樣明白，就盤算到他身上去了。要個丫頭原是一件淡事，你想紫鵑這個人，可放得在這裡的嗎？一見寶玉，叨啜些什麼話出來，就是太太也斷然不依。這件事，如今在二爺跟前且不必提，等紫鵑出去了，我和二爺明白講罷。」平兒聽了，沒敢做一聲，想到紫鵑相依林姑娘寸步不離，霎時間回南的回南，遣去的遣去，出於人情意料之外，心中未免悵悵。

講到紫鵑送到黛玉後，搬到稻香村住下，病已養好，夢想眠思忘不了主婢恩義。一日飯後悶坐無聊，便一個人走出門外看看園景，定不准到那個地方去好，由著腳步向前，不知不覺的到了瀟湘館門前。見院門虛掩，推門進去，悄無人聲。但見竹影重重，綠陰滿地。紫鵑一徑跨上台階，走進黛玉住的屋子裡間，恍如舊識重逢，十分親熱。一時神魂飄蕩，似入夢游。

紫鵑獨自一個人，坐在屋子裡流了一回淚，走出院子裡，見假山石畔一堆紙錢灰，紫鵑吃了一驚，歎氣道：「不知我姑娘在這裡結了些什麼不解的冤仇，他們擺佈得我姑娘還不夠？那一個黑心的人，見姑娘走了化些紙錢，在這裡咒詛他呢？」當下氣憤憤的出了院門，才轉過彎，對頭撞著小紅，見他跑得喘氣吁吁的。小紅見了紫鵑，便煞住腳問道：「姊姊那裡去呢？瞧姊姊臉上倒像和人家鬧了氣似的。」紫鵑便將看見紙錢灰的緣由和小紅說了，又道：「這件事我查了出來，一定要去告訴老太太的。妹妹，你的耳朵長，替我留心查查，有了些蹤影，悄悄來告訴我，我決不帶累你的。」

小紅對紫鵑怔了一會，便道：「這裡怕有人來，不便講話，尋一個僻靜地方去。」說著便緊走幾步，超過山子背後，回轉身來，把手招著紫鵑。紫鵑在後面跟著，到了蜂腰橋。小紅望橋上亭子裡走了進去，紫鵑隨後趕到。小紅拉著紫鵑的手，靠近坐在窗檻上，說道：「姊姊要查瀟湘館化紙錢的人，我倒有些影響，但不便告訴你。你也怨不得化紙錢這個人，我勸姊姊把過去的事都擦開了罷。現在姊姊有一件禍事到了，我來報你個信呢。」紫鵑驚問道：「我有什麼祝事？」原來小紅聽見賈璉對鳳姐說要紫鵑，鳳姐已經應的。後來吩咐林之孝家的話，小紅卻不在跟前，並未知道。因他從前在怡紅院當差，也常往黛玉處跑動，與紫鵑說得投機，今聽了這個信，來告訴紫鵑，便道：「昨兒我聽見二爺和我奶奶說你沒跟林姑娘回南，總是閒著，要叫你過那邊去呢。」紫鵑怔了一怔問道：「你奶奶怎麼樣說呢？」小紅道：「奶奶是應許了，說回了太太來要你。你想這個地方可以去得的嗎？平姑娘這麼樣一個人，常在那裡受委曲。別人不知底細，坑兒卡兒的事，那一件不在我肚子裡。」

「紫鵑不等小紅說完，便狠命地指著地上啐了一口道：「我不是在你跟前說，你們爺同奶奶他兩口子的心腸到底怎麼樣生的？把一個林姑娘擺佈走了，如今還不放手，要盤算到我身上來了。」小紅笑道：「你瞎生氣也不中用，我來告訴你，原叫你思前算後拿個正經主意才是。」紫鵑道：「有什麼正經主意，簡截一句話，我不願意過去就是了。」小紅說：「這也由不得你，二奶奶回了太太，太太作主，你拗得過嗎？」紫鵑道：「別說太太做主，我是老太太給林姑娘的人，就是老太太有別的話說，我拚著這條小性命，什麼事不了？」小紅一面聽紫鵑說話，想起從前故事，把窗子推開半扇，瞧著外面並沒有人來，因又說道：「你既住在大奶奶那裡，我的意思，不如回去求大奶奶想個法兒，不要那麼瞎瞞。我趁奶奶睡中覺的空兒，瞞著平姑娘趕進園子裡來找你，我出來有時候了。姊姊你坐著，讓我先走。」說著，便飛跑的去去了。

這裡紫鵑無心打采的，獨自一個在亭子裡頭坐了一會，站起身來離了蜂腰橋，也無心緒到別處地方去走動，慢車仍回稻香村來，坐在自己屋裡納悶。見素雲進來找他道：「奶奶叫你說話呢。」紫鵑便跟著素雲來見李紈。李紈瞧著紫鵑，歎了一口氣道：

「林姑娘回家很該帶了你走的，就為你病著沒好，多耽擱幾天也沒什麼要緊。我聽林姑娘的話，估量你們已經說明白的了。誰知林姑娘走後，聽起你的話來，還是要去跟林姑娘的。為什麼不早拿個主意？如今這件事叫我怎麼樣呢？」紫鵑怔怔的聽了，知道就是小紅的話發覺了，便賭氣道：「大奶奶也聽了他們的話，那是我死也不願意過那邊去伺候的。」李紈道：「你的話是那裡來的，誰又叫你到那邊去？」紫鵑聽說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只是呆呆站著。李紈把紫鵑拉過身旁，悄悄的說道：「這件事也難怪你不得明白，我告訴你就知道了。為的是林姑娘走了，你還住在我屋子裡，怕寶玉到園子裡來瞧見了你，勾起他的舊病了，所以上頭做主，要叫你癩了進來把你領了出去配人家，並不是要你到那邊去伺候誰。你聽聽這些話，我敢留你住在園子裡嗎？」紫鵑聽了李紈的話，心想：「剛才小紅說來，保不定璉二奶奶因璉二爺有了這句話，又弄的鬼。」

這是我倒感激他。若說寶玉見了我怕勾起他的病來，我想如今的寶玉，未必像頭裡了。他們既然慮的到打發我出去，我能死賴在這裡嗎？我出去不打緊，今生今世別再想和姑娘有見面的日子了。」

此時紫鵑把從前欲見寶玉的念頭已灰，懊悔不跟了林姑娘回南，以致變生不測，身不由主。一時氣苦傷心，便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且別哭。林姑娘再三叮囑照顧你的，如今叫我替你想不出個法兒來。」

要送你到林姑娘家裡去，這會子，那有這樣湊巧妥便的人？我這裡住不得，更沒有你可住的地方，偏偏頭裡料不到有這件事。

早知這樣，史大姑娘回家的時候，回到他家裡去暫住幾時也使得。」紫鵑住了哭道：「那也不成一件事。況且，史大姑娘當不得家，跟他去算什麼呢？既然大奶奶這裡不便，我倒要盤算出一個地方來了，只要大奶奶作主，還得到二奶奶那裡去擔當下來，底下等有便人再送我到林姑娘家去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跪下磕頭。李紈忙把紫鵑拉起道：「你有話儘管講，到底這個地方去得去不得？」不知紫鵑心想去的是那一個地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